

YAO
MING

在他的笔下，
传统与现代，神性与人性，
宗教与世俗，出世与入世，
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。
毫无夸张地说，
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，
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。

赵德发◎著

要命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赵德发◎著

要命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要命/赵德发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(赵德发文集)

ISBN 978-7-5396-6251-0

I. ①要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1717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

丛书统筹: 姜婧婧

责任编辑: 宋晓津 刘 畅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5.125 字数: 400千字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52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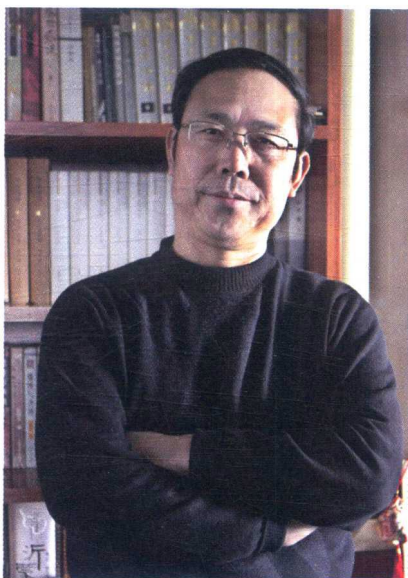


要命

赵德发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：

赵德发，1955年生，山东省莒南县人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。自1980年开始创作，至今已发表、出版各类文学作品700万字，大量作品被转载并获奖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继续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《双手合十》《乾道坤道》《人类世》以及长篇纪实文学《白老虎》等，曾获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《中国作家》奖、山东省精品工程奖、齐鲁文学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总序/张炜

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

1990年初,我正染病住院。朋友探望时热情推荐,说山东大学作家班学员赵德发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《通腿儿》。我找来作品,一边输液一边翻阅,竟一口气读完。我当时就想:这会是齐鲁文学的一员骁将。

这是一篇好作品。德发用简洁的文字勾画出一段复杂的历史,让沂蒙风情与人性、命运交融在一起,读来令人慨叹。此作很快在文坛引起反响,成为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。由此开始,他的中短篇小说接连问世,让人进一步看到了他不凡的才情。

德发的创作实力,是通过系列长篇小说“农民三部曲”(《缙绅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)全面展现的。这三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前两部还发表于重要的文学刊物,很快在阅读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德发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都让我先看,令我阵阵惊喜。他毕十年之功,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、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,气势恢宏,视野阔大,底蕴深厚,“农民三部曲”在当代长篇之林中显得十分突出。我从德发身上学到了很多,比如就写农村生活而言,他的根扎得更深,更了解农村、农民和土地,在表达上也更有内容。

对乡土小说的自觉突破,是德发创作的一大特点。谈到乡土

小说,大家就会想到农村题材的作品。其实乡土小说主要还不在于表达的内容,而在于表达的方式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学,从农村题材到城市生活的创作,也包括一二线城市的写作与表达,基本上还是乡土文学。这里面包含了观念、方式、对一个时期审美传统的继承。乡土文学是了不起的,但也有局限性。随着文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,乡土文学必将得到突破,而德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。从“农民三部曲”即可看出,他在探求新的叙述形式,从结构到其他,保持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力。齐鲁大地是乡土文学的根据地,在这里出现一个勇于探索、自我挑战的作家,就显出了特别的意义。

山东是儒学发祥地,“文以载道”是一代又一代作家源于文化基因的自觉行为,更何况新儒学的当代流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学者们一直在讲新儒学的现代性转化,这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。古老的儒学面对了很多新问题,要对接现代,要有更新和转化。但无论怎样它仍旧是入世的,是关怀重大事物的。从关心社会问题来讲,很少有谁比德发更为迫切、更为扎实地诉诸文字。他以新儒家的情怀,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文学发力。这方面许多作家在减弱,而他在增强,这就是勇气。更让人赞叹的是,德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传统文化,详细了解儒、释、道在当今的流风余韵,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几部“文化小说”。在他的笔下,传统与现代、神性与人性、宗教与世俗、出世与入世,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。毫无夸张地说,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,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。

作为一个有思想、有追求的作家,德发一直在开拓新的文学疆

域。他从经验之内到经验之外,从“乡土”到“文化”,直至人类的终极关怀,踏出了一串深长的脚印。其长篇新作《人类世》更体现了他的努力。他以超乎常人的敏感,让一个历史地质学新概念引发创作激情。类似的表达实际上很容易形成一个人的文学障碍,如主题先行、大而无当和面面俱到、浮浅的思考,而这部新作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,具有世界性和前沿性,又避免了一些易犯的毛病,回避了诸多弊端。

德发的创作引人思考一个创作问题:由“宽门”到“窄门”。年龄稍大一点的作家,在创作上很愿意借鉴“史诗性”的作品,这固然好,但由于陈陈相因,或许已经属于“过去式”了。现在的杰作已不太可能出现 19 世纪前后那种大泼墨、恣意、多头并进的写法了。现代生存和阅读已经把文学的入口改变了,变成了一个“窄门”。这就好比一座建筑,很大的府邸,门却不一定留得很大。“窄门”有利于对府邸的保护,也更有魅力和吸引力,它不是大敞的,“城府”却很深,所谓的“侯门深似海”。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的门开得比较宽,后来就一点点变窄了。从“窄门”进入很重要,这里包含着人物与情节设计,更有语言调度技能。德发的近作始终把主要人物关系放在聚光灯下,场景的移动跳跃也相当节制,线索少有并置和纠缠,力求单纯,这样其实更有叙述的挑战性。现代读者很忙,精神涣散,容易迷路走丢。门开得很宽,读者不是被吓住就是很快失望了,根本不想往里走。由“窄门”直入,这对于乡土作家是很难做到的。我们习惯上很容易讲气势,场面铺排得很大,其实这样做的时候,错误已经犯下了。“窄门”自语言开始,德发的语言比过去更结实也更自觉了。文学是语言艺术,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,随便找

出一个局部来看都是锦绣文章,但又不会因过分精致而丧失了空间感和立体感,而是仍旧能够保持一种浑然的力量。

德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登上文坛,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,写了三四十年的,积累了包含小说、散文、纪实文学在内的大量作品,而且能够持续跑好自己的文学马拉松。这当然需要耐力、才华、生活积累和人的品格。品格会决定很多东西,决定意志力、追求真理的赤诚与炽热。对文学艺术竭尽全力的追求、不计得失的探索显然需要人格的力量。他的作品积累夯实了齐鲁文学的基础。50 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承上启下,继承了老一辈,启示了新一代。他一步一步往前走,往高处迈,留下了丰硕的创作果实。如果山东文学队伍中抽掉了德发,就变得大为不同了,底气会差许多。他给许多作家提供了文学营养,提供了经验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寒冬社长决定出版“赵德发文集”,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全貌,展示了一条长长的文学河流。这套文集当视为德发的阶段性总结。我相信德发会走得更远,写得更多。

祝贺德发,一起向前。

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belonging to Zhao De Fa, the author mentioned in the text.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expressive, with a long vertical stroke extending downwards.

目录

总序 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 / 张炜 / 1

小镇群儒 / 1

圣人行当 / 38

回炉 / 77

蝙蝠之恋 / 115

团岭旧事 / 182

要命 / 213

信息 / 248

青城之矢 / 276

入赘 / 353

别叫我老师 / 391

跨世纪 / 429

小镇群儒

—

石桥镇两年前办起的这所初级中学，整天遭到李玉老师的攻击。他说石桥这个三等小镇办中学是“煞有介事”，是“硬充大鸟”，是“没有金刚钻，偏揽瓷器活”……看那劲头，是恨不能长出一根泰山那么粗的指头，一家伙把石桥中学抹平。

暑假后开学的头天上午，第三节他没有课，又在办公室开始攻击了：“一二十个老师在一处办公，满屋里挤得像煮饺子，这是幼儿园大班？我真想拍一张照寄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”

政治教师大老郝在一旁搭腔了：“我说小李子，咱们别站在个人角度大放厥词好不好？你诋毁石桥中学，无非是因为有了它，你没能留县城罢了。”

这话倒是真的。前年李玉从师专毕业后，跑关系跑得腿都差点儿瘸了，好不容易定下留县城二中，可偏偏石桥镇办起中学，董镇长亲自到县教育局要毕业生。教育局一扒拉名单，发现李玉籍贯是石桥乡，就把他发配到这儿来了。他常常说：要是留城的话，现在早挎着女朋友把县城马路蹭低半尺了，分到这里倒好，整整两年了还是光棍儿一条。

李玉说：“我这话是有点儿个人角度。可是，石桥镇也的确没有办中学的条件。你看，房屋缺一半，教师不够用，资金更是紧张，哪像个办学的样子？”

大老郝说：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也要上。不办这中学的话，我这堂堂的中学二级教师，难道回本村小学教aoe123？”

“去县办中学呗。”

“我好不容易从外地调回本乡，再往外边走，我那九亩地谁伺候？”

李玉高声笑着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还不站在个人角度讲话呢！”

正说着，南面窗户下忽然啪的一声响。二人回头一看，是音乐老师聂聂拍案而起。聂聂怒发冲冠道：“噤噤喳喳、噤噤喳喳，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！”

李玉不满地说：“怎么啦怎么啦？”

聂聂吼叫着：“你也是中文系毕业的，难道就不懂得灵感的易逝性？”

大老郝笑着走过去说：“大音乐家，又制造了什么名曲呀？”他抓过聂聂面前那张纸，轻而易举地就唱起来，“扫啦扫啦捣啦捣……”

大老郝不识谱，纯属捣蛋。聂聂见他如此亵渎自己的心血，气恼至极，抓住大老郝的衣领就要打架。

大老郝说：“看你能的，八百斤的手推车咱都玩得飞转，还怕你这几根小骨头？”说着把聂聂一推老远。

窗边有校长的五岁儿子小飞子，他一直在端着架望远镜瞧学校南边的小山，这时却被聂聂一下子撞倒在地。他爬起身拿望远镜一瞄，大声哭喊起来：“坏！你们坏！兔子找不见了，找不见了……”

大老郝忙问：“什么兔子？”

“南山上的，南山上的。”

大老郝说：“不见就不见吧，来，咱们去看操场上跳远的。”说

着，他冲聂聂做一个戏弄的鬼脸，随后领小飞子去了后窗。

大老郝只朝外边看了一眼，就把大腿一拍：“坏啦，那里打起来啦！”听他这样说，屋里五六个教师便一齐去瞧。

办公室后面是操场。这一节是樊家兴老师带初三（二）班上体育课。刚才他还龙腾虎跃地做跳远示范动作，这会儿却让一个姑娘又撕又扯的。李玉眼睛近视看不清，就说：“这是哪个女生狗胆包天？”大老郝说：“不是女生，好像是他对象，咱们快去拉架吧。”大家就呼啦啦跑出了办公室。

来到操场，就看清楚了。那姑娘浑身胖胖的，长着个大红脸，果真是樊家兴的对象。她正一边撕扯樊家兴，一边骂：“你个贼仔，你个驴×操的！你要蹬俺，四年前怎不放个屁？你蹬吧你蹬吧，你今天蹬了，俺明天就拿刀穿死你！”

樊家兴气得脸干黄干黄，但不还口不抬手，任姑娘撕扯。

大老郝过去说：“松手松手，有话慢慢说嘛。”

姑娘把手放开，带着满脸泪水冲众人说：“你们是识文断字的，都给评评理！那年他当民办教师，整天跟俺腚后头撵。那天晚上他领俺上了南岭，说俺怎样好怎样好，三下两下就脱了俺的衣裳，把俺压在秫秫窠里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围观的男学生们嗷嗷哄叫，女学生则面红耳赤逃之夭夭。

几个老师见不像话，都上前阻止她说下去。这时校长万其玉也来了，他拉一把姑娘，让她跟他找地方谈谈，姑娘才狠狠剜了樊家兴一眼，跟着校长走了。

樊家兴整整衣服，又让剩下的学生继续上课。他铁青着脸，又重做了一个跳远示范动作。那一跳，腾空而起，又自空中落下，非常有爆发力。有的学生说：“量一量，怕是能破全国纪录。”樊家兴

从沙坑里跳出来吼道：“量个屁！都给我跳！”

大老郝和几位教师回到办公室，就议论樊家兴的婚姻问题。樊家兴原是民办教师，后来考上县师范，跟一个女同学相好，一毕业就要退掉原来的农村对象。那对象不干，三天两头来学校吵闹。老师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，有说樊家兴对的，有说樊家兴不对的。

大老郝说：“依我的观点，小樊就是对。换上我，我也会那样干的。”

李玉说：“道理讲讲。”

大老郝说：“这还用讲？来个现身说法吧。”

说着，他伸直手掌，去李玉脸上蹭了一下。小伙子急忙叫道：“哎哟！”大家一看，见他脸上出现了几道划痕，其中一道还隐隐有血水渗出。再去扳开大老郝的手掌瞧，乖乖，上面是厚厚的茧皮、深深的裂口。大家明白，这是大老郝在他那九亩地里操练的结果。

大老郝对几个青年教师说：“明白了吗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呵。”

聂聂早已把气消了，这时插话道：“那你怎不回头？”

“狗屁！乡驻地缺乏吃粮票的姑娘，连你们这些童子鸡都难办，何况二水货老郝乎？”

李玉等人就骂：教育局长真他奶奶的混账，明知道哥们儿一分到乡办中学就难找对象，偏偏还要分。

正在这时，门口忽然一暗一明。众人转脸一看，见一个姑娘提着个旅行包站在那儿。

姑娘说：“你们正忙啊。”

李玉问：“请问你找谁？”

“就找你们。”

“找我们?”

“嗯。我叫宁静,师专数学系毕业的,分到你们这儿来了。”

众人急忙起身让座,并说欢迎欢迎非常欢迎。这空当,大家都认真看了宁静几眼,发现这位女大学生细皮嫩肉、眉清目秀,漂亮得很。

她坐下后,聂聂问:“你家是哪里的?”

“临沂。”

聂聂把眼瞪得溜圆:“哟,那怎么不留城?”

“我想到山区来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姑娘神色黯然。见她这样,聂聂不再问了,便主动提出领她去见校长,宁静便跟他去了。

瞧着宁静娉娉婷婷的背影,大老郝冲李玉挤一挤眼:“同志们,冲锋号吹响啦。”

二

石桥中学教职工一共二十三人。其中十一个民办教师,学校没地方,他们也不愿住校,每天放了学就把自行车一夹蹿回老窝。剩下的公办教师全住在操场后面一溜十间屋里。自西往东数:乡长夫人陈大芝住三间,另一对夫妻教师住两间,大老郝住一间,四个青年男教师住两间,四个家属在农村的“半导体”住两间。东头的四间是两口屋,一屋安四张床,李玉把这两口屋分别命名为“光棍轩”“半导体堂”。其中万其玉校长也住“半导体堂”。他去年死了老婆,一个五岁的儿子整天带在身边。

大老郝自己住单间。这口屋本来是校长住的,可大老郝有夜里磨牙的毛病,搞得几个“半导体”怨声载道,校长就和他换了过

来。大老郝享受了校长级待遇，惬意得很。每天晚上一个人自斟自饮老白干，没有一点干扰。每当镇礼堂有文艺节目，他就让家中老婆来看，看完就领回小屋里共效连理。这一来，又让住大屋的同事们嫉妒得要死。大老郝却说：“嫉妒也白搭，你们睡梦里磨牙咱听听。这叫个人的造化，也叫事物的特殊性儿！”

可是宁静报到的当天下午，校长却找他谈话，让他搬到李玉等人的屋里，把单间房让给宁静住。

大老郝无奈，吃过晚饭就搬。几个单身汉试图抵制，说这是“光棍轩”，让大老郝进来岂不是鱼目混珠？东屋几个“半导体”却质问他们：“还有没有觉悟呀？我们这屋住了校长，还有他的儿子，已是高密度了，不搬到你们屋搬到哪屋？”四个单身汉这才委委屈屈地接纳了大老郝。李玉说：“夜里要磨牙就宰了你。”大老郝说：“宰吧宰吧，我他妈的早就活够啦！”

大老郝一搬完，宁静就去拾掇那个房间了。大老郝对屋里的小伙子一摆手：“死猫瞎蒙眼，还不快去！”

樊家兴仍是躺在床上抽烟。李玉和物理教师秦小健就过去了。只过片刻，他们又走了回来。大老郝问怎么回事，秦小健说：“小聂早就在那儿忙着了。”李玉说：“那个谄媚样儿真叫人恶心，和他一块去干，咱们就太掉价儿啦。咱们就是打八辈子光棍，也不能失掉人的尊严。”

聂聂是忙得不轻。为了清扫那间屋子，他上蹿下跳、左抓右挠，弄得满头满脸都是灰尘。清扫之后，他又帮宁静把房间布置了一番。一切都拾掇得差不多了，他又到东屋揭掉自己床头上的贝多芬画像，拿着它去了隔壁。

他把贝多芬贴好，对宁静说：“音乐是神圣的，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不能没有音乐。”

宁静笑笑说：“坐下休息休息吧，看把你累的。”

聂聂就一甩长发坐下了。

宁静问：“哎，聂聂，你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？”

聂聂马上是一脸的庄严。他向姑娘说，这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——当一名杰出的作曲家，超过聂耳。聂耳名字里有四只耳朵，要超过他，就必须有六只耳朵。可惜现在多用简化字，这六只耳朵表示不出来。

宁静问：“耳朵多了有什么好处？”

聂聂说：“听力好呀。广播电视上的曲子，咱一听就能记下谱来。比方说电视上《新闻联播》的标志音乐吧，谁见过谱？可咱就能把它唱出来。你听——”他果真晃着脑袋唱出了那句谱子，唱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宁静嫣然一笑：“你是不简单。”

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不简单，聂聂又到东屋拿来一大摞手稿，说这都是他创作的歌曲，请宁静多提宝贵意见。宁静说她不识谱，聂聂就唱了一首给她听，并解释说，他创作的歌曲都是三拍子的，因为中国古典音乐多是四拍子和二拍子，聂耳的作品也没逃出这个框子，所以他要成为中国新一代著名作曲家，就必须把三拍子当突破口，写出比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更伟大、更不朽的作品来。

他滔滔不绝地讲着，但讲了一会儿，发现宁静悄悄打了个哈欠，就说：“我再唱一支给你听吧。”就拣一支最得意的又唱。因这一首是表达爱情的，其中有“谁来点燃我心里的烛光”之类的句子，就边唱边拿眼冲姑娘“对焦”。见他这样，姑娘便低下头去翻弄一本数学教材。

唱完沉默片刻，聂聂把口张了几张，说：“你……”

姑娘诧异地抬起头来。